

## 红红火火过大年

□邵迪

日子一到腊月，年味愈重。“某京、某淘、某多、某团”集体发力。一进入门户网站，红红火火的年货页面闪人眼，生怕不够动你心，还整了不少品类优惠券助攻。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喔喔喔叫的公鸡、青春年少的鲈鱼、野外放养的生态大甲鱼……要是懒得动手，还可以帮现杀，配上佐料，顺丰当日达。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拒绝网上选购，他们喜欢手摸得着、眼睛看得见的线下采购方式。当地政府也配合着体贴地划片定了几个年货采购点，“普陀龙行福幸福水街年货市集”“长峙如心广场龙腾耀舟年货节”“东沙风物年货节”等等，既宣扬传统文化，又推广当地特产，在满满的人间烟火气中，迎接新春的到来。

在我小时候，大多数年货集中在年前那十天采购，多数在菜场及烟酒杂粮店购买。

舟山有句俗话：廿三祭祭灶，廿四掸掸尘，廿五廿六揉点心，廿七廿八伐回就是过年人。我家里灶前每年换着贴造型各异的灶王爷头像。灶王爷很有官威，平时吸的柴米油盐烟火气，但到了廿三这晚，灶前会供奉水果、糕饼之类的。我问父亲：“这供的是啥？”父亲摆摆手神秘地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小时候，我也搞不懂，咋还能上天告事的。只知仪式完成后，这祭灶果就都是我们的零食了，我们像松鼠一般啃啃啃，吃得差不多时，往往谢年仪式也接上了，整下来的糕果又是我们的了。

小时候，别的出不了力，父亲只派我跑腿的活。去附近小店打个酱油，来二两白酒、半斤白糖……耗时最长的——买香干油豆腐。

离我家不远处有个豆腐作坊，年前只给供应三天的货。那年代物质匮乏，还得需要票（购物券）。父亲交给我一个篮子、一张票，叮嘱：“不要贪玩，去那里排队，把香干油豆

腐拿回家。”等我过去时，队伍往往已经排到了大街上。像我这样替大人跑腿的小孩不少，队伍虽长，但我们叽叽喳喳，东看西望，什么都觉得是新鲜事物，时间眨眼过去。轮到我的时候，一个四四方方的窗口，我递票，递篮子。“哇！”油光发亮，一只只冒着热气的圆滚滚的油豆腐躺在竹篮里。等钻出人群，我悄悄拿手戳了戳方方正正的香干，Q弹，遂咽了咽口水，激动地带它们回了家。

等后几年，长力气了，父亲委派我和长姐去磨年糕。这个真是热火朝天的场面！那是个老粮食局的院子，院子占地约500平方米，朝南的一个大房间里放着几个磨年糕机，几个穿着长筒雨靴的工人在那忙个不停。流程是这样的：前一天，我们把糯米运到大院子里，糯米需要提前浸泡的。我们去办手续，报斤两，付加工费，拿到收据。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我家那份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轮到，让第二天早一点来候着。心情激动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我们提前到了那里，叫到名字的时候，拿上院子里找来的已腾空的竹筐，候在机子旁。白花花的年糕条如鲜活的鱼儿，从那石磨机子出来，一条紧跟着一条滑入了一个水道。如此装上一箩筐，我跟我姐起劲地抬到院子里，工人一起帮我们吧年糕倒在长长的粗格竹筛子上，一条条晾开。有在晾的，有在收的，有等候在边上观望的，车来人往，新年的气氛拉得足足的。这会儿，我跟我姐就淡定地拿出事先买的两包豆酥糖，当馅裹在热乎乎的年糕团里，吃得那是猴急猴急的，心满意足。

现在，年糕、蛋饺等年货都不需要自己做了。手指点一点，加购物车付款便都有了，就连廿四掸掸尘也不必非要自己出力了。社会毕竟是进步了，分工更细了。当然，糕还是那个糕，糯米团还是那个糯米团，只是缺少了那么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味。

## 年味画中来

□言尘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今年的春节，对我来说，那年味，又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思念，因为我的双亲都已经不在了。

父母都健在的时候，年是一支穿云破雾的归箭。无论我有多忙，无论天气有多么不好，我都会归心似箭地拖家带口奔向老家的方向，那里有浓浓的年味等着我去品尝，我可以在琳琅满目、香气四溢的菜肴中获得感官上美妙的享受，我可以在父母舒展开心笑容的满脸皱纹中获得身心的幸福，也可以在悬挂的灯笼、张贴的春联和祝福的年画中品味浓浓的年的味道。

父母不在了，今年春节肯定是留在城里过年了，呆在城里，我有了一种带着儿子一起去寻找年味的冲动。我突然想起了去年认识的舟山市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陀年俗画）代表性传承人傅誉杰老师。

想起了傅老师的年画馆，我就想起了小时候过年时，父亲把年画挂在家里的堂前屋中，用浆糊粘贴在正中墙上的情景，我记得好像是画有几个神仙的年画。又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工作过的一个企业，有一个印刷分厂，每到过年前夕，这印刷厂就忙个不停，义乌经营年画的个体户们拿着设计好的印刷模板，争相往我们印刷厂赶，希望早早给他们印刷完成。有一次，厂长叫我押货送年画到义乌，个体户们好吃好喝招待我们，我也因为年画享受了优厚的待遇。

现在年画似乎销声匿迹了，但我知道傅誉杰老师的年画馆中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年画。星期天，我带着儿子一起去了傅誉杰老师位于东港塘头的年画馆，一起感受年味。

儿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构思奇妙、造型

夸张、线条明快、色彩艳丽的年画，听着傅誉杰老师的介绍，他的眼中露出了新奇的目光。我和傅老师边看别聊，听着我们那一代人过年时的一些趣闻，儿子又露出了满脸向往的神情。

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创造了年俗画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它是我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根植于悠久的历史，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和祝福。在国内，其被称为“农耕时代老百姓的墙上电视”，在海外被誉为“古老的东方之花”。其内容喜庆欢乐，线条粗犷苍劲，色彩厚重鲜明，形式浪漫活泼，凝聚了中华民族众多的民俗风情和审美情趣。以前的年画，产地几乎遍及全国，其发行之巨大、题材之广博、风格之多姿、影响之深刻、生命力之顽强、艺术手法之斑斓、人文蕴含之深厚、信息承载之密集、民族心理表现之鲜明，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相比的。

我在“傅誉杰年俗画馆”找到了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年的年味，又体会了一把少时和父母过年时的欢乐，把我对父母的思念化成了对他们的祝福。我的儿子在“傅誉杰年俗画馆”也深深地感受了一把传统艺术的魅力，由此也产生了对传统文化浓厚的兴趣。

愿年画这种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文艺形式发扬光大，愿“傅誉杰年画馆”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作品，让人们在年画中感受浓浓的年味，体会暖暖的亲情，在来年、在将来的每一年保佑每个百姓健康幸福，每个家庭平安吉祥。

年味画中来，春节等你来欢。

## 遥远的雪

□呼吸的鱼

雪，对于海岛人民来说，因为稀罕而令人向往。聪明的商家抓住商机，趁年关将近在商业体核心区块人工降雪，吸引眼球，攒足人气。我虽未亲临现场，然隔着屏幕，看着绒状絮状物从高层洒落，也会生出一丝丝的激动。只是看到朋友圈的抱怨，“我还以为是雪呢，那都是啥呀，棉絮呀……”随后脑海中浮现出了童年农村雪天的模样。

当邻居家的广播传来“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南下”的消息，整个村庄便开始骚动起来，期待“落雪”似乎成了除生产生活外的头等大事。等了几天后，风渐渐起了，云也压得低了，紧接着有细雨从灰暗的云层洒下。有人高呼，“落雪啦落雪啦！”才叫嚷了一阵，便被众人嘲弄几句，“啥眼货，压根不是雪，是雨呀。”鲁迅曾有言“雨，是雪的精魂”，可谓一语破之。这雨，夹带着一点调皮，说它是雪的信使一点也不为过。雨雪难辨，也是事实，尤其是贴在窗台毛玻璃上梅花状散开的样子，加之对雪的期待，也难怪产生视觉上的误差。

而雪，终究还是落下来了。这真是一场旷世大雪。老天肯定是攒足了劲，要给冬季寂寞的村庄添点生气。

可我们不知道雪是何时落的，兴许是被窝里做梦时……惊喜来得太突然！第二日清晨，推窗望去，茅屋、田垄、过道乃至整个山村全白了。来不及套上棉袄，还没喊出“落雪”两字，光脚一溜烟滑到了屋外。仿佛走进了琼楼玉宇，原先脏兮兮的院落，像被漆了层白料。随意捧起一把撒向空中，雪的精灵飞扬高升。一个人玩得无聊，叫来一帮伙伴，将蓬松的雪花捏成小球，几队人马分成了敌我阵营，经典游戏打雪仗激情上演。

中午，阳光奇好。屋檐上，草垛边，凡是见光的地方，雪化得尤其快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像狼狗、乖兔，再神奇一些，像悟空，像长老……只是过于平面，少了玩味的可能。午后的雪，已不再洁白如初，沾上了尘土，夹带了草叶，轻轻一踩成了雪渣，脏得很——玩雪的兴趣减了大半。于是，转而折腾家门口废缸里的冰块。天气实在过冷，结成了连底冰，要取下来定要费一番周折。花了一顿饭的时辰，好不容易捞出来，顺手捏根麦秆，对准最中央最薄弱的冰眼使劲吹。阳光下，冰块晃得人眼瞎，遇到热气终于松了口。先是吹出一只小洞，接着吹开了一只大洞，大拇指可以穿过。找来一根草绳穿过洞口打结吊起，“呀呀呀”一阵狂叫，模仿风火轮顺时针飞转。许是太过兴奋，冰块“嗖”地飞了出去，碎成一地。只剩下一根空绳，还在晃悠悠……

这是留存在记忆中童年的雪季影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渐长，故乡的雪渐渐淡出了视野，变得遥远。今年，估计又是个暖冬。舟山会下雪吗？会下大雪吗？这是萦绕在舟山人心头挥不去的疑问。尽管去趟北方未尝不是领略大雪的方式，可我还是那么迫切盼望舟山有场大雪，能够重新唤起对雪对乡野的怀念。可以拉着女儿的手，捞起碎石，漂亮地扔向湖面；又或者蹲下来捏个三不像的雪人，在给她拍雪景时，唠唠叨叨不厌其烦地说着童年遭遇的那场雪，还有捞冰块吹冰洞扔雪仗的细节。

“人生就像一场雪，落下时，铺天盖地；融化时，无影无踪。”作家村上春树如是说。让我们在失望中保留一些希望，在希望中留存一些本真的情感。

比如，雪。